

这段时期的中国，国运多艰，很不太平。

让我心情最不平静的，不是烽火狼烟的贸易战，不是日趋恶化的国民经济，也不是股债汇三杀的严峻考验，而是最近的这两条新闻。

就在前几天，甘肃19岁的花季女孩，被老师猥亵，而后，在围观者一片欢呼声和起哄声中，她跳楼身亡。

从她身上不断涌出的鲜血，淌成一个鲜红的问号，拷问着中国人的良心。

就在今天，一个绝望失意的人报复社会，他在上海小学门口，持刀砍杀孩子，两个背着书包的小孩，就这样被他一刀刀地残忍割喉，孩子们的脑袋无力耷拉着，与身子几乎分家，惨不忍睹。

孩子的头颅，在撕心裂肺哭喊着的父母怀中，摇摇欲坠，社会的良知，在一片弥漫的暴力戾气中，摇摇欲坠。

一百年前的中国，于半封建半殖民的深渊中挣扎，鲁迅在那样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，发出过这样近乎绝望的呐喊：

“救救孩子！”

一百年过去了，中国早已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，但鲁迅那声“救救孩子”的呐喊，在花季少女淋漓一地的血泊中，在孩子摇摇欲坠的头颅下，再次回荡。

是的，今天，我不关心贸易战，我不关心楼市，我不关心世界杯，我只听的到那声在中国荡响了一百年的呐喊：

“救救孩子！”

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间，我们的中国好像形势一片大好，仿佛到处欣欣向荣，一切的矛盾和危机，都被光彩夺目的GDP报表所掩盖。

在经济持续低迷且危机阴影挥之不去的如今，我们的中国开始戾气弥漫，发生信任危机。

一切改革，在增量不再存量紧张的情况下，步入深水区。

有些人性，在阶层板结道德缺失的现实中，扭曲成恶魔。

鲁迅曾写道：

“勇者愤怒，抽刃向更强者；怯者愤怒，却抽刃向更弱者。

不可救药的民族中，一定有许多英雄，专向孩子们瞪眼。”

我希望，我们不是“不可救药的民族”，然而，情况却不容人乐观。

几十年累计下的社会矛盾和经济风险，已经日益有引爆的可能，而内忧总是引来外患，外患总是激化内忧。

一百年前，在日本亡国灭种的侵略下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

一百年后，在内忧外患下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也仿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

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，越困难的历史进程，越能考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真正成色。

当年抗日，中国军力衰弱，国力不振，官僚腐败，有的国人失去了自信，**宣称“中国速亡论”**。

然后的中国，在1949年开启了奋起直追的民族奋斗史。

如今形势，中国内忧外患，经济风险，民心动摇，有的国人失去了自信，**宣称“中国崩溃论”**。

然后的中国，能在2049年如愿迎来伟大的民族复兴吗？

当100年后的中国人，回忆起我们这代人时，他们是泛起欣慰赞赏的微笑，还是露出恨铁不成钢的苦涩表情，亦或是对我们这代人报以痛恨厌恶的冷漠眼神？

我想起了那句话：

“生活在今天的人，常常说前人无能，把中国搞成这样，我们希望以后的中国人不会说今天的中国人无能，把中国搞成这样。

这是我最大的愿望。”

看着花季少女一地血泊，看着背着书包的学生尸骸残缺，看着数以万计与父母别离的农村留守儿童，看着无数被高高在上的房子压垮人生的年轻学子，我们认真想一想，如果我们这代人在这轮历史的进程中失败了，不仅我们，还有我们的下一代，将付出怎样惨痛的民族代价，又将承受怎样的现实之痛？

“救救孩子”的绝望呼喊，难道还要在中国回荡另一个一百年？

三十年后，当我的孙子在我的怀里问我：**“在中国国运最艰难的时候，你做了什么？”**

那一刻，如果我回答孩子的，是难堪的沉默，**那我和冷血围观甘肃少女跳楼的看客们，有何区别！？**

而现在那些大肆宣扬**“中国崩溃论”**的人，又和对少女跳楼起哄叫好的看客们，有何区别！？

.....

.....

心中回荡，那一句话：

“我们希望以后的中国人不会说今天的中国人无能，把中国搞成这样。

这是你我，共同的愿望。”